

“

茶陵的很多山都叫“仙”。这方水土,似乎总将峻拔的山峦与飘渺的仙气、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。而在众多“仙”之中,邓阜仙尤为特别——它因唐代邓道人在此羽化飞升的传说而得名,坐落于湘东钨矿之畔,经历了从农耕集市到工业繁华,从革命烽火到资源转型的完整历程。它是一处地理坐标,更是一部浓缩了个人生计、时代脉搏与国家记忆的立体史书。

文/刘年贵



湘东乌矿老厂房。



街道依旧,繁华不再。



矿区曾经的俱乐部。

茶陵邓阜仙:大山深处曾有个“小香港”

湘东边陲的“小香港”,天天有集市

夜色渐渐散去,东方的天空终于露出一丝淡淡的白光,宛如一把出鞘的倚天长剑,划破了漆黑的夜幕,脚下的路总算能依稀可辨了。父亲将手中的火把往崎岖山路旁的大石头上猛力地磕下去,旧竹扫把做成的火把已经燃烧得只剩下指头大小的一火星,现在被父亲这么狠狠地一磕,火星顿时就灭了。父亲喃喃自语道:“现在我们已经过了金竹垅,前面就是邓阜仙,那个时候天就亮了。”说罢,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前行,我亦是快步跟在他身后,一路喘着气。转过两个山头,来到一座高耸的大山跟前,这时候天已经全亮,绚烂的太阳挂在山头后面,露出半张脸,散发出耀眼的光芒,眼前呈现的是一个金光灿烂的世界。仿佛此刻,山脚下的城市也正巧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,一张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,耳畔先是传来一两声遼远的鸡鸣犬吠声,随即陆陆续续地传来了人语声,打破了清晨的沉寂。紧接着此起彼伏的汽车轰鸣声和喇叭鸣叫声在演奏着清晨的交响曲,广播声也响起来了,一波波地在空气中震荡着。

终于赶到邓阜仙了!父亲和我仿佛是受到了某种鼓舞似的,兴奋地朝着山脚下快步赶去。即便是胸口急剧起伏、嘴里连续喘着粗气,我俩依然没有放慢脚步。之前因为匆匆赶路,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,更要命的是,额头冒出的汗水已经迷糊了双眼,此刻好想撂下肩上的担子在此处好好歇歇,透透身上的热汗。可是我们不能停歇,必须一鼓作气地在开市之前赶到山脚下的湘东钨矿集市,以便占个好摊位,从而顺利地將肩挑着的货物卖出去,换取些生活用品早些回家。

这是我小时候去汉背湘东钨矿赶集市的场景,这一幕,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成为此生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我的故乡茶陵县八团乡梯垅村,紧挨着茶陵汉背湘东钨矿,人们每每获取了杨梅、冬笋等山货,或者自家的花生、红薯、土豆、南瓜、冬瓜及芋头等农产品大丰收,想要换取几个零钱,最好的去处便是汉背湘东钨矿集市了。虽说家乡周围还有其他的几个集市,但若是赶去火田、高陇等地方,路途遥远不说,还要搭上坐班车的钱,这对于把一分钱掰开当作两分来花的农民来说是很不值当的事情,而且那些地方的集市不是天天都有的,须赶在特定的日子比如农历逢一、四、七或者二、五、八才能开市,像从山上刚摘下的杨梅,若不及时卖掉,放上一阵子就会变质。然而汉背湘东钨矿就不一样了,那里不仅天天有集市,更重要的是,在那里上班的矿山工人,工资高、福利好,生活讲究,对于来自农村的生态、绿色土特产很是青睐,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。这是老一辈在多年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,赶集必定是首先想到汉背湘东钨矿的集市。

说到湘东钨矿,那可是鼎鼎大名。家乡人们每每提及,脸上满是羡慕,那里很繁华,有宽敞的马路,整齐的房舍,集市、百货商店、新华书店、汽车站、俱乐部等一应俱全,更重要的是,那里的工人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更是引发他们无限向往。在他们心目中,这里的繁华程度不亚于茶陵县城,更是湘东边陲的“小香港”。

仙山、钨矿与红色烽烟

茶陵湘东钨矿,其大概是指由邓阜仙至鸡冠石之间的区域,系武功山脉重要组成部分,区域内山脉连绵起伏,富含钨矿。

常言道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。然而邓阜仙既得奇峰之高险,更沾了“仙人”之灵气,真可谓得上天眷顾有加!邓阜仙原名阜山,海拔1090米,传说在唐天宝年间,有位洛阳道人邓班芝云游至此,结庐修道,后在此地羽化飞升,人们为了纪念这位邓道人,故将阜山改名为“邓阜仙”。作为湘东钨矿南端的重要屏障,邓阜仙亦是这一带的最高山峰,每每日出,绚烂的朝阳必定首先照射山头,“屹然高出半天,日出必先射焉”,故而人们将此种景观称之为“邓阜朝阳”。因为邓阜仙既具备仙家之灵气,又兼有“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,清流激湍”之秀美景色,故而在邓道人飞升之后声名远播,引得文人墨客纷纷前往。“邓阜朝阳”由是名气大增,成为茶陵县境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,赫赫有名的“茶陵八景”,其中就有“邓阜朝阳”。特别是宋代孙抃在此刻苦读书,后来在科考中取得功名,官至龙图阁大学士,山上留下了“孙龙图读书旧址”以供后人瞻仰和怀念。《茶陵州志》亦这样称赞道:“茶陵胜迹,邓阜第一。”

宋代末期,战乱四起,有贼寇于其西南部险峰环抱之中觅得一坪地,在坪上安营扎寨,年深日久寨子不复存在而留下瓦砾堆,故而后人称此坪地为“瓦子坪”。数百年之后的民国八年(1919年),有道人陈锡麟欲在瓦子坪上兴建清源寺,破土动工时挖出类似乌金石块,送省城长沙化验,方知其系钨矿石。次年长沙人栗戡时于瓦子坪、清凉山投资,雇请工人采掘矿藏,由于采取的是作坊式浅表开采,规模和产量一直上不去,据统计,从投产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,总共出产了1500余吨高钨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成立隶属于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中南分局的湘东钨矿,并在采掘方式上进行了革新,至1955年,邓阜仙矿区实现了机械化开采。且在上级部门的重视和关怀下,湘东钨矿分别在1964年和1973年被冶金部列为推广矿山机械化的重点单位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人民政府接管算起,至1980年为止,国家总计在湘东钨矿投资了3000多万元,并下年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至33万吨,湘东钨矿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32500多万元总产值,以及上缴了8982万元的利税。

▼邓阜仙远眺。

矿区新生

很可惜的是,21世纪初由于矿产资源的日渐枯竭,再加上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,湘东钨矿关停了,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原先的繁华和热闹已经不再,这里又将变成一个沉寂的世界。

青山不语,可是它默默地承载了所有的过往!邓阜仙留下了仙人飞升的动人传说,留下了众多历史名人的传奇故事。它更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辛的革命历程,见证了湘东钨矿的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奋战场景,见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演进,见证了湘东钨矿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,为着祖国的建设在源源不断地输出能源,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付出。当我们的国家变得足够强大了,它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,为哺育儿女耗尽了心血,该是停下脚步来歇息了。于是,它一转身,原先沸腾的群山又变得悄无声息了。

然而,沉寂归沉寂,这里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大好世界。革命年代,这里让人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。湘东钨矿时期,让无数热血的矿山工人在这里默默地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,留下了他们此生最难忘的记忆。如今,这里借助“乡村振兴战略”东风,利用原湘东钨矿遗留下来的矿山遗址和采矿设备,发掘这里的红色资源,着力打造成湘东的一张文旅名片,这里又将成为推动湘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。我深信,这一天将不会太遥远。

邓阜仙有好故事。这里曾有过传说,也有过传奇故事,更有过让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光辉历史,仿佛这里弥漫着的革命战争的硝烟还未曾散去,采矿工人战天斗地写下的不朽诗篇依然铭刻在大地上,以及都市的繁华和灯红酒绿时时浮现于眼前……

而今,它涅槃重生,将是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,这样的世界依然是美好的。



红楼。组图/林晚同